物变，幸存：给成功祛魅

1、演化机制

生物演化的核心机制是“随机变异+自然选择”。本文将其简化为“物变，幸存”。物变，指生物的随机变异。幸存，则用来代替“自然选择”。将随机变异简化为“物变”，容易理解；而将自然选择简化为“幸存”，则需要详细拆解。

首先，自然选择是个隐喻。在生物演化现场，并没有选择主体，不存在做选择的“自然”或者“上天”。生物能否生存繁衍，完全由它自身与环境的互动结果所决定。这里的环境包括物理环境，也包括由所有其他生物组成的生物环境。在生物与环境的具体互动中，环境的随机波动与匹配，又占很大比例。这个随机匹配就是随机运气，没有规律，也不重复。环境没有选择主体，并且其随机匹配带来了很大比例的随机运气，影响甚至决定互动结果，这使得结果本身就呈现“幸存”的特征。

其次，在进化生物学中，适者生存至今仍然被循环论证所主导，几乎总是同义反复。幸存者就是适者，适者就是幸存者。不解释任何东西。不论进化生物学是否陷入循环论证，对演化现场而言，其他生物都不知道进化论，进化论对它们也没有意义。

在演化现场，所有生物只是依照本能、按照既有行为模式、利用已有的生物能力去行动。它们当中是否发生变异、谁发生变异、变异是否有益、是否适应当下及未来环境，一切都不知道。它们只是靠过度繁殖、靠随机变异、靠大数去盲目搜索更优的可能性。成功了就生存繁衍，没成功就被边缘化或淘汰。不管最后谁获得成功，本质都是一个幸存者偏差的游戏。

所以，用幸存者偏差里的“幸存”代替“自然选择”，是契合演化机制的。以上是本文论证的起点。后面几节，将围绕这个机制逐层展开。

2、生物演化中的“物变，幸存”

在演化中，生物成为优胜劣汰中的优者，在竞争中胜出，就能获得生存繁衍，成

本文为系列论文第 3 篇，该系列结论指向：全球共同体是生命史与人类史的阶段性演化必然。

为幸存者。优胜劣汰的优劣，不是绝对值，而是生物之间相互竞争、对比的相对性优劣。优者与劣者之间的全部差距，追溯到最后，全都归于两类运气：环境随机匹配的运气，能力获得的运气。没有剩余项。

环境随机匹配的运气。在演化中，存在大量不可预测的偶然事件，影响甚至决定生物个体的存续。这些事件没有方向性，不重复发生，纯粹是概率抽样的结果。这类运气与遗传学中的遗传漂变的逻辑一致：中性条件下，基因频率的随机变化与适应度无关。这类运气可分为正负两个方向。

正方向是凑巧遇到大量资源。气候适宜、食物丰沛、天敌稀少，这些条件不是生物主动争取来的，而是恰好碰上的。碰上这些条件的生物，幸存概率大幅提升。

负方向是凑巧避开灾难。例如，羚羊群突然遭到掠食者攻击，一些并非更强壮更敏捷的羚羊，因为恰好距离攻击路径更远而免遭攻击。又如，天气骤变，突降暴雨引发洪水，巢穴被冲之前外出觅食，凑巧避开洪水而幸免。

获得某种能力或信息的运气。生物不知道基因的存在，在完全无知的情况下，很小概率发生随机变异，这是运气。在所有变异中，又很小概率凑巧成为更适应环境的有益变异，又是运气。连续小概率凑巧，叠加在一起，才产生更适应环境的新能力。

获得能力之后，这种能力带来生存繁衍优势。这种优势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持续有效，让它的后代指数增长，有益变异基因在物种内扩散。当扩散遍布整个物种，所有个体都具有相同能力，优势消融。如果要再产生能力优势，需要再发生有益变异。

两类运气的区别在于：环境随机匹配的运气是一次性的。因为运气获得能力，通过能力获得优势，则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兑现，直到有益基因完成扩散、能力优势消融。

探究生物在演化中如何获得生存繁衍，得到的所有答案，最终都归结于这两类运气。所以生物演化是“物变，幸存”。

3、人类社会中的“物变，幸存”

人类社会同样是“物变，幸存”系统，演化逻辑与上述生物演化一致。成功不是绝对值，而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对比的相对性差距。不同人之间的全部差距，追溯到最后，全都归于两类运气：环境随机匹配的运气，能力获得的运气。没有剩余项。

环境随机匹配的运气，分正负两个方向。正方向是凑巧获得大量资源。赶上时代红利、踩中行业风口、恰好出生在富裕家庭、恰好遇到贵人提携。这些资源不是个人创造的，而是恰好碰上的。同样的能力和努力，早生十年与晚生十年，结局可能完全不同。负方向是凑巧避开灾难。出生在和平年代而非战乱地区，没有遇上重大疾病、意外事故、经济崩溃。这些不是个人努力的结果，而是恰好避开了。同时代、同能力的人，有的恰好赶上公司倒闭、行业崩塌，只是因为运气不好。

获得某种能力或信息的运气。人类探索未知、创新突破的过程，底层逻辑与生物随机变异是一样的。

这里可能会有人质疑，人类已拥有强大技术能力和海量已知知识信息，怎么会与随机变异一样靠运气？这里需要详细拆分。已有知识和技术能力，能够帮助缩小搜索空间。但缩小到一定程度后，就无法进一步缩小。因为所有能用的方法和信息都用上了。直接对口的专业方法，间接相关的跨学科思路，概率性方法，统计推断、计算机模拟，甚至说不清原理但又确实有效的方法，全部用尽了。用尽之后，搜索空间仍然无法进一步缩小。剩下的，就是真正的不能、无知。已有的能力和信息，面对这些真正的不能、无知，完全无效。

此时，唯一的办法是增加试错次数。但试错是盲目的，甚至直接是穷举法。每一次尝试，都是在押注运气。具体在哪一次成功，只能等到成功之后才知道。从盲目试错到创新成功，始终存在“从不能到能够”“从无知到已知”的跳跃。跳跃的那一刻，就是运气。

当下正在进行的创新突破，正是盲目试错碰运气。上一次的创新成功，是在上一

次盲目试错中靠运气获得。一次次往前推，人类所有的已有能力和信息，都是在盲目试错中获得的，所有的最终原因都是运气。

强调“从无知到已知”跳跃的那一刻的运气，并非忽视已有能力和信息的重要性。如果完全没有已有能力和信息，人类能力将归零到生命起源那一刻，搜索空间会变得无限大，导致探索未知和创新变得无法开展。人类的已有能力和信息，是生命史、人类史、文明史的积累沉淀，离开它们，就没有了基础，人类现有一切将无从谈起，它们是参与竞争的基础。但是，除去不同人的不同天赋、不同特质等等差距，其它的已有能力和信息都是相同的，所有的竞争参与者都拥有，不带来相对性差距，不构成成功的条件。

上述是范式内创新，在已有框架内缩小搜索空间。还有另一种，即范式创新，重构搜索空间本身。范式创新，如牛顿建立经典力学、爱因斯坦转换时空框架，不是在同一搜索空间里缩小范围，而是改变了搜索空间本身。它重新定义了问题、假设、方法论和评价标准。

范式创新，不但无法从旧范式逻辑推导出，而且重构一个新范式本身，需要更多运气。它靠试错跳出旧框架，重构一个新框架。它能否成功、能否被共同体接受，更加依赖运气和后续筛选。

创新或探索成功之后，通过新能力、新信息获得竞争优势，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持续有效。直到竞争对手的水平赶上，或者新能力新信息在社会上充分扩散，大家都有了相同的竞争力，竞争优势消融。如果要再形成竞争优势，需要再次创新成功以拉开差距。

两类运气的区别在于：环境随机匹配的运气不重复发生。因为靠运气率先探索成功、创新突破，进而获得竞争优势，则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持续保持，直到竞争对手赶上或者能力信息充分扩散，竞争优势消融。

补充一种特殊情况。实现某个创新突破，利用已有能力和信息，去缩小搜索空间，

缩小到最后只有唯一答案。这种情况，只要充分利用已有能力和信息，不论谁去创新，都能顺利获得成功。这种情况算运气吗？算。已有的能力和信息早已在那里，可做的创新突破也在那里，二者同时存在，形成竞争真空。存在真空，说明社会群体存在共同盲区。将创新落地的成功者，跳出了盲区。如果他是凑巧不在盲区，凑巧就是运气。如果是因为他的个人特质，那么形成这个特质是他的运气。

探究人们在社会中如何获得成功，得到的所有答案，最终都归结于两类运气。所以，人类社会中的成功，同样是“物变，幸存”。

至此，生物演化和人类社会演化，都同样是“物变，幸存”。

4、一串随机运气因果链

环境随机匹配是随机运气，获得新能力、新信息也是随机运气。那么，三十八亿年的生命演化，其中的幸存和进步，都归于运气。生命史就是一串长长的随机运气因果链。

地球局部环境在数亿年演化中，凑巧涌现出生命。原核生物演化十七亿年，凑巧形成真核生物。从单细胞到多细胞，从无神经到神经网络，从无脊椎到脊椎，从水生到陆生，从冷血到恒温，从卵生到胎生。这当中的每一步跃升，都是随机变异凑巧演化出来的。

人类演化出语言、智力、逻辑、理性、想象力、自我意识、自由意志等等高阶智慧能力。这些能力，依靠随机变异的运气逐步演化出来。个人天赋的高低，是生命孕育时的随机运气。个人的志向兴趣、信念、世界观、价值观，是成长过程中与环境互动逐步沉淀形成的。这当中也充满运气，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成长环境。即便是出生条件优渥，家长可以代为选择成长环境，也无法选择每个微社会环境。每天遇到不同的人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状态，形成不同的微社会环境，给每个人不同的影响。出生天赋、家庭环境、教育环境、成长环境、微社会环境、大环境等，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，成就个人的各种能力和人格特质。个人的全部成长演化过程，仍是一串长长的

随机运气因果链。

沿着这条因果链，一项项剥离靠运气获得的能力和信息，剥离到最后，人的能力会归零到生命起源那一刻。

5、检验：个体靠运气，群体是大数

前三节从机制上论证了“物变，幸存”。第 4 节把这个机制拉成了一条贯穿三十八亿年的因果链。现在用两个历史案例来检验。但在检验之前，需要先理解一个概念：必然阶段。

生物演化进步，从简单到复杂，从低阶到高阶。对此，可以这样理解：优胜劣汰是优势基因编码的积累沉淀，中性变异也可能积累部分编码片段。当基因编码积累沉淀到某个临界点，再往后的随机变异，就可能产生某种新的有益基因。这时，诞生新的有益基因编码进入必然阶段。物种群体用过度繁殖、随机变异不断盲目搜索有益变异，成功则后代指数增长，失败则继续接力。最后具体是哪个个体成功，是随机运气。对物种群体而言，则是在一定范围内波动的必然性。

人类拥有高阶智慧能力，在探索未知、创新突破的过程中，有想象力想象各种可能、抽象思维抽象出模式、逻辑推导和实验检验模式等等。到了近现代，更是有了全面而严谨、成体系的现代方法论。人类的知识信息，可以横向传播，不同于基因的纵向遗传。这让社会成员都能接触到最新知识，这为人类社会演化提供了不同于生物演化的条件。

人类社会同样可以这样理解：当历史演化到某个阶段，实践成果、工具、知识、认知、方法等等积累到某个临界点，某些探索未知、创新突破的前提条件逐个满足，取得某些演化进步，就逐步进入必然阶段。同时，社会中有一群领先的人，先后具备这些前提条件后，他们都可以完成最后的创新突破。对社会群体而言，这是用大数去试探突破的可能性。对具体个人而言，谁完成最后的临门一脚，则是看谁跑得最快、运气最好。如果某项探索或创新突破，高度依赖某个特定个人：缺少他，就无法实现；

或者即使实现，延迟也远远超出历史上同类突破所需的时间。那么，“群体是大数概率”这个判断就不成立。

下面用两个假设案例来检验。假设牛顿没有出生，假设爱因斯坦没有出生，看他们的贡献由谁代替完成，延迟多少年。只要延迟不是特别长，对社会群体而言，就是一定范围内波动的必然结果。

假设牛顿没有出生。牛顿的贡献有微积分、万有引力定律、运动定律、光学研究等。微积分，牛顿发明流数法，但长期未公开发表。同期，莱布尼茨独立发明微积分，1684 年发表微分学论文。微积分成果的完成时间没有延迟。万有引力定律，牛顿 1687 年公开发表。如果没有牛顿，可能由胡克、哈雷、惠更斯等人完成，延迟约 10 至 30 年。运动三定律，牛顿 1687 年发表。如果没有牛顿，可能由惠更斯、沃利斯、雷恩等人完成，延迟约 10 至 20 年。光学研究，牛顿确立的实验方法和色散事实是遗产，但他的权威有负面作用。如果没有牛顿，波动光学体系可能提前 50 至 100 年。

假设爱因斯坦没有出生。爱因斯坦的贡献有狭义相对论、广义相对论、量子力学。狭义相对论，1905 年。如果没有爱因斯坦，可能由庞加莱、洛伦兹、闵可夫斯基同期完成，几乎没有延迟。广义相对论，1915 到 1916 年。如果没有爱因斯坦，相应数学框架可能由希尔伯特完成，延迟约 0 至 5 年；物理诠释延迟约 10 至 30 年。量子力学，如果没有爱因斯坦，照样会发展，延迟约 0 至 3 年。

如果没有牛顿，工业革命可能延迟 10 至 30 年到来。如果没有爱因斯坦，激光技术、核能核武器、现代宇宙学，可能延迟 10 至 20 年到来。延迟这几十年里，人类会多承受一些物质匮乏、技术落后、疾病和贫困。如果把这几十年时间，放进三十八亿年生命史、几百万年人类史、几千年文明史里，只是个很小的插曲。如果把几十年时间差，放在当下及未来，那就是巨大的发展差距。

两个假设指向同一个结论：对个人是运气，对群体是大数概率，是必然。没有牛顿，会有其他人。没有爱因斯坦，同样有其他人。伟大人物加速了历史，但历史不依

赖某个特定个人。只要条件具备，发现和突破迟早会出现。

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，尚且如此。那人们平时追捧成功者，又何尝不是。常言道，富不过三代。这里面就是概率。每年都有发布富豪榜，也有基于榜单分析的结果：60%富不过十年，80%富不过二十年。对于“富不过三代”，则有研究显示，70%富裕家庭在第二代失去财富，在第三代则上升到 90%会失去财富。在个体财富巨幅波动的同时，社会又在稳步前行。这些全都印证着“对个人而言是运气，对社会群体而言是大数概率”。

不过需要注意，能够这样分析两位伟大的科学家，是因为与他们同时代的其他科学家也有科学贡献，都被历史记录，没有成为“消失的非幸存者”。很多其他领域没有留下非幸存者的记录，便无法做类似的分析。历史越往前推，越是缺乏记录，非幸存者的消失越是严重。缺乏非幸存者的参照对比，就无法验证“个体是运气，群体是大数概率”。消失的非幸存者，在每个当下的社会现实，也同样存在。因为每个人都倾向关注成功者的事迹，而容易忽视非幸存者。新闻传播，更是在源头就完成了筛选，传播成功者的事迹，非幸存者则沉默消失。

6、祛魅了成功，然后呢？

前五节完成了核心论证和检验。结论是：生物演化和人类社会演化的机制，都同样是“物变，幸存”；个体是运气，群体是大数概率。后续各节是围绕这个结论展开的延伸讨论和启发性思考。其中有回应，有推测，有思考，以供参考。

先说史观。对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位科学家尚且如此，对历史上其他各个领域的伟人、巨人、英雄，同样可以做类似的分析、推导。过去的英雄史观，或许应该调整为概率史观。不过，这个调整本身也受到记录条件的限制。我们能看到的，是幸存者；我们看不到的，是非幸存者。看到这一点，本身就是对幸存者偏差的自觉。

生物演化和人类社会演化，本质上都是一个叫“幸存者偏差”的游戏。生物幸存、个人成功，都只是幸存者偏差。一项项剥离靠运气获得的能力和信息，剥离到最后，

人的能力会归零到生命起源那一刻。一点一滴往前追溯原因，追溯到最后，所有的成功，真正归属于个人的功劳几乎没有。

成功这座神坛，就此被消解。消解之后，引出一个疑问：如果成功不再神圣，那生命的方向、意义何在？这不是本文所能回答的。本文是为了更深入、更准确、更贴合实际地理解演化机制、理解事实本身。

可以参照历史上的伟大时刻。进化论诞生之前，社会由神创论主导，由神赋予生命意义。进化论诞生后，神创论崩塌了。但是，生命意义、生命价值体系，并没有崩塌，反而更加丰富多彩，更加贴合每个人的实际本真。

这里完全无法提供宗教、哲学、意识形态等所论述的价值或意义。仍回到生命演化本身。除了人类，其他生物不会追问价值或意义。但生命演化现场，数十亿年从未停止进步。正因为有数十亿年的演化进步并积累，才演化出人类。宗教、哲学、意识形态诞生之前，早期人类同样有生命价值与意义。不同历史阶段，有不同的价值与意义。价值与意义,在显性知识信息上，由各种学问抽象、论述、定义。但真正的生命价值与意义，更是由每个人在生活实践中所赋予。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受学问指引，但学问更需要全方位符合实践事实。当学问跟不上实践事实的时候，应该被修正的是学问。

7、拥抱“自由意志”幻觉

所有最终原因都是随机运气，那自由意志该处于什么位置，如何安放？

是否存在自由意志，人类争论了几千年，至今没有答案。回答如何安放之前，先尝试理解自由意志是什么。把自由意志，与眼睛看见颜色，放在一起类比，可以更容易理解。物理世界，光波没有颜色，它们只是波长或频率不同。是人类的眼睛和大脑，把不同波长或频率的光波，加工成颜色。颜色是光信息在生命系统里的涌现。

同理，自由意志也是生命生理系统里的涌现。数百亿神经元组成人脑，涌现出智慧。当追踪到单个神经元，找不到智慧。智慧是神经元网络的整体涌现，无法在单个组分中找到。

所以，在探究自由意志的根源时，结果应该与颜色一样。它要么根本不存在，或找不到它的最终原因；要么只能找到它的形成机理，证明它是生命系统里涌现出的新现象。新现象在物理世界里是不存在的。并且，一旦未来解密了其中的形成机理，自由意志的“自由”便不再存在，它将被“形成机理”所取代。自由意志的感觉，是生命系统涌现出的幻觉。由此，本文偏向相信王立铭老师在《生命科学 50 讲》里讲的“自由意志，可能是个幻觉”。

即便自由意志是幻觉，并不自由，也不代表可以躺平。第一，从演化策略上看，生命演化出自由意志，并广泛存在、长期延续，一定是因为它有价值。它能提高竞争力，提高幸存概率。所以，面向未来，应该选择坚信并坚持自由意志。这不是因为它符合终极真理，而是因为这种信念能触发一系列行为。比如努力、坚持、合作，这些行为与成功正相关。简单直接地说，坚持自由意志，更容易获得幸存，有更高的幸存概率。

第二，在实际操作层面，人也无法违背自己的自由意志，去做“不要自由意志”的决策。因为“不要自由意志”这个决定本身，也是自己的自由意志做出来的。就像明知道光波没有颜色，但在看世界的时候，也不能逼迫自己做到“没看见颜色”。即便逼迫，也无法做到。何况，有颜色的世界更美。

所以，面向过去，面向根源，自由意志是幻觉，就像光波没有颜色；面向未来，拥抱自由意志。作为高阶智慧生命的人类，不应该，也无法用低阶生命的方式应对世界。这不是矛盾，而是同一逻辑的两个侧面。

8、努力，运气的前提之一

第 6 节提到，追溯到最后，所有的成功，真正归属于个人的功劳几乎没有。这同样引出疑问：如果个人功劳几乎没有，那努力还有什么意义？既然成功的最终原因都是运气，那躺平等待运气好了？这个问题，需要正面回答。

第 7 节提到，面向过去，自由意志是幻觉；面向未来，拥抱自由意志。先看面向

过去。以“自由意志是幻觉”为前提，人做出努力的决定，本身也是被决定的。追溯到最后，确实可以说，个人几乎没有功劳。这一点，不回避。但“几乎没有”，不等于“完全没有”。“几乎没有”是归因层面的判断，说的是成功中个人可独立归功的部分极小。

更重要的是，没有功劳，不等于没有激励。生物演化中，随机变异是运气，没有功劳。但演化机制照样激励它。产生有益变异的个体，获得“生存繁衍优势”这个激励，后代指数增长。正是这个激励，才实现优胜劣汰，演化筛选才有效。

人类社会是相同逻辑。成功者获得回报，是激励，不是对功劳的精确计量。激励的功能，是让更多人愿意去努力奋斗、去尝试、去创新突破。如果因为功劳几乎为零，就取消激励，演化进步速度就会下降，甚至停滞。

再看面向未来。在生物演化现场，有红皇后效应，每个生物都在“演化”这条赛道上努力着。只有不停奔跑，才能停在原地。而人类，只能带着自由意志一路向前。自由意志是不是幻觉，不影响人要做出选择、采取行动、承担后果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努力能加快创新突破。同样的搜索空间，越努力奋斗，便能越快完成搜索，越快创新成功，进而取得竞争优势。但凡只要慢一点点，就可能错失巨大的竞争优势。行业第一名与第二名，他们之间的能力差距，最初可能很小。但是再微小的差距，也是原创首发与跟随跟进的差距。市场给予的激励，会差距很大。原创首发者拿走大部分超额收益，跟随者只能分到残余。

成功的最终一步靠运气，但努力决定你尝试了多少次、跑得有多快，距离最终一步有多远。在最终一步的多次尝试中，运气决定哪一次成功。

同样不能否定天赋、志向兴趣、信念等。同样条件下，天赋高更具优势。同样事情，如果是志向兴趣所在，就有更强的内驱力去完成。反之，则缺乏内驱动力。同样的困难，有信念支撑，则能长久坚持、取得进展、阶段突破，甚至重大突破、完全成功；缺乏信念，则难以长久，容易半途放弃。

所以，承认运气，承认自由意志是幻觉，不是躺平的理由。恰恰相反，正因为运气不可控，才更要努力增加尝试次数，加快尝试速度。努力不能保证成功，但能加速走向成功。运气决定哪一次成功，努力决定你与那一次的距离。

9、财产权不神圣

财产权问题涉及社会方方面面，过于复杂。这里仅提供一点启发性思考，不作其他参考用途。不反对财产权，也不反对保护财产权。本文要质疑的，是“财产权的神圣性”和“绝对性”。

第 2、3 节的结论，生物幸存、个人成功，最终原因都归结于运气。第 6 节提到，一项项剥离，追溯到最后，所有成功，真正归属于个人的功劳几乎没有。这些结论直接冲击一个西方普世价值观：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。如“风能进，雨能进，国王不能进”所表达的。

财产权是一种制度安排。它的功能，是激励人们去努力奋斗、去尝试、去创新。没有财产权，会缺乏努力奋斗、创新突破的驱动力，筛选机制也会失效。所以，财产权需要保护。但是，保护财产权，不等于财产权是神圣的、绝对的、不可调整的。

成功是演化结果，不是演化机制或演化规律本身。如果是规律本身，则不能违背。获取成功的功劳里，除了主观能动性、努力奋斗，个人的功劳几乎没有。如果以“自由意志是幻觉”为前提，努力奋斗本身也是随机运气的结果。那么，是否应该彻底消解财产权？显然也不对。生物演化现场，产生有益变异是靠运气，但这并不妨碍产生有益变异的个体获得“生存繁衍优势”这个激励。人类社会同样需要激励。

成功者的财富，来自两类运气：能力获得的运气，环境随机匹配的运气。能力获得的运气，对应随机变异、试错探索、创新突破。它带来新能力、新信息。保护这类成功，就是激励探索未知、创新突破，对演化进步有正面作用。

环境随机匹配的运气，对应恰好避开灾难、遇上资源、踩中时代节点。它不带来新能力，不带来新信息，只是一次性的位置优势。保护这类成功，对演化进步没有直

接助力。

如果以“追求更快的演化进步”为标准，保护“环境随机匹配”的收益，就缺乏正当性。它不激励努力和创新，只锁定偶然性。如果这部分收益被神圣化、被永久保护，资源会锁定在少数幸运者手中，减少下一轮探索和试错的次数，对演化进步不利。

有人可能会质疑：万一有成功者具备预测未来的能力呢？这不能绝对排除。但可以用实验回击：让成功者预测未来，继续复现成功。现实中，绝大多数成功者无法复现自己的成功。无法复现，本身就是随机运气的证据。也可以用大数据概率统计回击：长期看，真正持续跑赢市场的人极少。极端成功者总是存在，但这只证明概率分布有尾部，不能证明他们有预测能力。

即便证明了成功者没有预测未来的能力，也应考虑演化中始终存在新能力涌现的可能，为未来可能的涌现留出空间，适当让利。但是，大部分或许更应该拿回来。因为像时代红利这类环境随机匹配因素，绝大部分属于那个时代里的每个共同体成员，属于成功者个人的功劳很小。是每个成员的劳动、消费、创造、协作，共同造就了时代红利。大部分时代红利应该归还给每个成员。成功者只是踩中了时代红利，不是他创造了时代。这不是剥夺成功者，而是归还给真正的创造者。这样也更符合公平正义。

小结。保护财产权，但不神圣化财产权。保护创新，给可能的新能力涌现预留点空间，但不保护偶然。保护能力获得的运气，但不神圣化环境随机匹配的运气。这是出于演化进步本身的需要，更符合演化规律，也更符合公平正义。把资源从偶然性中释放出来，投入更多尝试，加快创新突破。造福每个共同体成员，包括踩中随机好运的人。

10、功劳，更多属于共同体

人类社会的演化，有一个不同于其他物种的特征：自我演化。

越是简单低阶的生命，越依赖自然环境。像单细胞生物，温度、湿度、光照、化学浓度，直接决定生死。它们几乎没有能力改造环境。相对高阶的生命，开始改造物

理环境。蚂蚁建巢，河狸筑坝。但它们仍然受限于食物链、天敌、竞争物种。

人类不同。早期人类，打败其他物种，登上顶级生态位，不再受到其他物种的限制。农业革命，摆脱了自然生态系统对食物总量的限制。工业革命，正逐步摆脱物质财富匮乏的限制。越是摆脱或超越各种基础条件，人类社会就越呈现出“自我演化”的特征。所谓自我演化，是指共同体系统，或者说社会生态系统，自己构建环境，并在其中演化、进步、筛选、迭代。

人类发展至今，物理环境、生物环境和食物基础，不再是个人发展的限制条件。物质财富的匮乏，也正在逐步被超越。对个人能力和发展而言，人类自身构建的环境，变得越来越重要。教育、成长环境、微社会环境、知识信息来源、社会秩序、社会大环境等，这些因素越来越重要。

这些因素越重要，共同体的作用分量、贡献占比就越大。由此，功劳归属、激励分配，共同体占比应该越来越高。这里的共同体，仍是指共同体全体成员，而非共同体代表。

大规模协作，注定不能完全归功于个人。

从农业革命到当下，不过一万年。人类在这一万年取得的进步成果，远超生物演化的数亿年。人类拥有高阶智慧能力，但这不足以解释相应成就。做个假想实验：一个全球顶级富豪，可以购买并携带当今世界最先进的任何工具、机器、设备、设施，数量不限，然后与世隔绝地生活。还假定他寿命无限，随着他生存的时间无限延长，他不但不能慢慢进步，最后还会退回到原始人采集狩猎的生活状态。个人的高阶智慧能力不足以维持发展，人类的发展更依靠群体的分工与协作。

人类拥有当今的成就，不是某个人、某个中小团体、甚至某个小国家的能力就能达成的。而需要中型、大型国家共同体，甚至全球范围的协作，才能拥有相应的能力。对此，还可以做个假想实验。假设某小国，在与全球隔绝的条件下，最后能获得什么样的发展水平、生活水平？

注定需要超大规模协作，才能获得的能力、进步、成功，就不能把成功的功劳和激励全部归属个人，而必须考虑共同体所有成员。

很多事情的成与败，都不是个人的事。一个甚至一群科学家探索几十年没成功，可能不是因为能力差，而是一直在积累沉淀。积累沉淀到某个临界点，才会有突破。某个科学家刚开始就取得了非常重大的突破，有他个人能力的功劳，但更多的可能是前人的积累沉淀。

一项技术研发，一个项目投入，所有突破都是如此。某个企业的突然爆发成功，前面可能已经有数十、数百、数千个其他的个人、小团队、企业，在试错失败中逐步积累沉淀。他们的失败或沉淀，不是没有价值，而是通过学术知识、行业信息、社会经济资讯等各种渠道分享出来，让后面的创新者在无形当中继承了相应成果。最后取得成功的个人、企业，并非拥有神一般的能力，而是因为运气更好。需要做的探索、试错、沉淀、积累，都由前人完成了。他恰好赶上来，成为临门一脚的那个成功者。

这两条思路指向同一个方向：成功的功劳，更多属于共同体。个体激励仍然需要，但激励的分配，应该体现共同体的贡献。共同体提供了成功所需的各种前提条件：前人的积累沉淀、大规模协作的网络、市场需求，等等。没有这些，任何个人能力都无处施展。

11、概率共同体

个体是运气，群体是大数概率。这就像是彩票或盲盒游戏。区别在于，买彩票是负和游戏，总收益小于总成本。而探索未知、创新突破，是正和游戏，总收益大于总成本。创新成功的收益，远超所有尝试者的总成本。

基于这个逻辑，可以设想一个概率共同体。

彩票中奖者，即社会中的成功者，拿出大部分超额收益，回馈共同体系统。不是全部上缴。成功者相对广大非成功者，仍有较明显优势地位。保持成功者的优势地位，是对追求成功的激励，也是保持竞争筛选有效性的需要。共同体从社会顶层、上层，

以及中层中较高收入者手里，收取大部分超额收益，用来维持以下三大功能。

第一，为大众提供机会平等，让更多人有机会尝试。参与的人越多，尝试的次数越多，创新突破来得越快。机会平等包括形式平等和相当程度的实质平等。形式平等已有较广泛的共识和建设，比如社会竞争中筛选秩序上的机会平等。实质平等目前仍然很欠缺，需要大力建设。

为什么需要相当程度的实质平等？因为收益差距扩大、实质不平等，已经造成很大程度的起点不平等、机会不平等。所谓“人生而平等”，已成为很大程度的空谈。一个孩子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，接受什么样的教育，拥有什么样的成长环境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未来的机会。需要相当程度的实质平等，不是要追求结果平等，结果平等会导致演化筛选失效。但起点差距过大，同样会让筛选失效，因为很多人根本没有机会站上赛道。

形式平等，是规则上不歧视。实质平等，是起点上不至于悬殊。两者缺一不可。越是机会平等、起点平等，越是能培育出、发掘出更优秀的人才。所有岗位也越是能匹配到更高效率、更快创新的人才。进而获得更快的发展进步。造福所有人，形成正循环。

第二，为失败者兜底，降低尝试的代价。面向过去，这是为失败尝试买单。很多失败尝试不是没有价值，而是积累沉淀，是有必要、不可避免的排雷。面向未来，这也是鼓励人们勇于探索未知、创新突破。

第三，为成功者提供一份面向未来的保险保障。共同体提供的保障，是其他任何个人和机构都无法企及的，拥有终极保障力。这是最大价值和吸引力所在。同时，这份保障需要完全避开不符合演化规律、违反公平正义的条款。比如，不能造成保障受益人世袭式、永久性位于社会上层。

这三项功能，构成一个风险共担体系。资源从成功者和中上层来，保障到所有人。每个人敢尝试，失败者能重来，成功者愿意回馈。整个系统就能持续运转，不断向前。

这就是“概率共同体”的假想思路。